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东坡西湖研究

何晓菁 杨兴玉 方永江 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东坡西湖研究

何晓菁 杨兴玉 方永江 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坡西湖研究 / 何晓苇, 杨兴玉, 方永江编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034-9417-8

I. ①东… II. ①何… ②杨… ③方… III. ①苏轼 (1036-1101) -生平事迹②西湖-史料 IV. ①K825.6②K928.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8423 号

责任编辑: 方云虎

封面设计: 卓尔文化

编 著: 何晓苇 杨兴玉 方永江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29236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成都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内容简介

苏轼与西湖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话题，本书从东坡西湖这一维度切入，生动地展现了苏轼浚治西湖、赏玩西湖、咏写西湖的历史画卷，并扣住“君子如水”之意，凸显了苏轼与西湖的精神关联。全书材料丰富，题旨鲜明，文辞雅致，论证充分。编著者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东坡西湖缘、东坡西湖图，扼要阐发了东坡西湖的意象谱系、理水德迹、思想始基，并且围绕许州西湖、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以及雷州西湖，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呈现了东坡西湖的意象谱系。本书可供苏轼研究者、西湖研究者、古代文学爱好者、旅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以及高校学生学习参考。

前言

A. M. 弗洛濂夫

前言

QIANYAN

在前辈时贤的努力下，苏轼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达到了一定高度。当然，这种学术积累也增加了后续研究的难度。“苏轼与西湖研究”课题组不畏困难，撷取了一个巧妙的角度，从中展现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并由此写出了新意。因之，这是一部具有科普色彩又严谨尚实的社会科学著作，作者着重从文化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对北宋大文豪苏轼一生结缘过的许州、杭州、颍州、惠州、雷州五地西湖作了细密生动的梳理考辨与述评，个中彰显了这位文人政治家治水、兴水、利水的非凡智慧、爱民惠民的崇高情怀和乐山乐水的智者仁者修养。

正如课题成果所引述本森明的著名观点，中国古代社会乃是一个“水利社会”，聚焦西湖在苏轼文学生涯中的丰富蕴涵，不仅有助于推进苏轼研究，抑且可能逼近古代文学与文化的本来面貌。世人皆知杭州西湖，但鲜少有人知道许州、杭州、颍州、惠州、雷州的西湖；杭

州西湖有赖苏轼的整治而风光旖旎，更有赖苏轼与杭城众多文人、僧侣的西湖佳话而名震中外，这一点，世人大多也略知一二。但若谈起苏轼与许州、颍州、惠州、雷州的西湖渊源，世人则大多未能闻其详略。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东坡西湖研究》一书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文献爬梳，为我们揭示了苏轼这位从四川走出去的文化伟人在全国各地的西湖留下的诸多“逸事佳话”。

按照五行原理，西属金，金生水，故西与水是一种天然的关联。苏轼一生爱水玩水治水兴水利水，这有很深的巴蜀文化与家族渊源。东坡到处有西湖。这部娓娓而谈苏轼与其履历过的许州、杭州、颍州、惠州、雷州五地西湖的诸多情缘的著述，融知识性、趣味性与可读性于一体，诚为一部雅俗共赏的科普著作。相信此书的出版，必将对世人深入了解大文豪苏轼与全国各地西湖文化的渊源情结，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生态文明中国提供宝贵的历史参照。

丁酉三月初八日

目 录

第一章 东坡西湖缘	1
一、东坡到处有西湖	2
二、何谓东坡西湖缘	5
三、西湖情结与历史因缘	8
四、西湖情结与东坡行略	17
第二章 东坡西湖图	29
一、地理分布图	30
二、描绘的画图	43
三、理想的蓝图	50
第三章 东坡西湖：意象谱系与理水德迹	60
一、东坡西湖的称名释义	60
二、东坡西湖的意象谱系	63

三、东坡西湖的理水德迹	69
第四章 君子如水：东坡西湖的思想始基	74
一、《苏氏易传》：东坡西湖的思想本源	74
二、苏轼对于坎卦彖辞的诗性阐发	76
三、程朱理学对于《苏氏易传》的诂难	80
第五章 苏轼与许州西湖	86
一、许州西湖聚名宦	86
二、诗人名宦兴西湖	89
三、东坡诗踪留许州	95
第六章 苏轼与杭州西湖	101
一、疏浚西湖播德泽	101
二、咏写西湖传佳音	109
三、流连湖山观胜迹	114
四、西湖诗文冠古今	120
第七章 苏轼与颍州西湖	126
一、颍州西湖有嘉名	126
二、子瞻颍州留清音	131
三、颍水酬唱思无邪	138
四、东坡西湖亦称颍	147
第八章 苏轼与惠州西湖	149
一、惠杭西湖之疑议	149

二、亦杭亦惠缘朝云	154
三、东坡惠州有履痕	156
四、泽被惠州西湖长	161
五、惠州西湖今胜昔	167
余 论 苏轼与雷州西湖	170
附 录 东坡故里·眉山水文化集萃	175
黑龙滩	175
瑞莲池	178
船 坞	180
老翁泉	181
苏洵源	182
东坡湿地	183
苏辙流	184
远景楼	185
水 体	186
湿 地	188
响水六坊	189
仙女湖	191
寿乡水岸·五湖四海	192
槽渔滩	193
柳 江	194

雅女湖	195
唤鱼池	196
青 竹	197
梅湾湖	198
大雅堂	199
参考文献	200
后 记	206

第一章 东坡西湖缘

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湖泊星罗棋布，或成因不同，或地理环境有异，独具形态、各显异彩。不少湖泊好以“西湖”名之，清人陆以湉曾说“天下西湖三十有六”^①，慨叹古来以西湖命名的湖泊之多；近人刘声木亦言：“水以方名，无地无时不可有之，天下三十有六，尤其显焉者也。”^②指出了我国山水文化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种引人注目的奇特现象。景殊而名同，意味着“西湖”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乃是秀丽的湖光山色的代名词，也表明我们需要超出湖泊的个别形象，从抽象意义上认识的文化符号。“西湖”之所以成为湖泊中美的象征，中国山水的一种文化符号，历代文人功不可没。如白居易、欧阳修、苏轼、曾巩、辛弃疾、袁宏道、张岱等，正是他们的赋诗歌咏、修建营造，发掘了西湖的美，成就了西湖的美，传承着西湖的美，将中国传统的山水观、园林观、人文精神熔铸其中，使其成为自然与人文融合的美好象征，至今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不容低估的人文价值。

论及文人与西湖关系的亲密笃厚，莫若苏轼之深切著名。“东坡到处有西湖”，苏轼与多处西湖有着关联，除西湖的典范——杭

① 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六“西湖”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7页。

② 清·刘声木：《苕楚斋随笔》，卷八“西湖三十有六”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78页。

州西湖，还有颍州西湖、许州西湖、惠州西湖与雷州西湖等。苏轼以文质兼美的诗笔描摹西湖胜景，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他以与民同乐的磊落情怀在治理西湖、建设西湖景观上也厥功至伟，成为美谈。可以说，苏轼在从事西湖的景观建设，拓展其文化内涵，乃至四处传播西湖文化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贡献。故苏轼被尊为“西湖长”，是建构西湖文化的最杰出代表，是最有资格的西湖代言人。苏轼与西湖之间为什么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契合？它是怎样产生的？破解个中的奥秘，不仅要从小苏轼管领湖山、诗酒湖山的行迹出处，理解苏轼的彷徨与追求、苦闷与超越，而且要从文人与湖的关系中解读西湖深厚广远的文化内涵。

一、东坡到处有西湖

“东坡到处有西湖”，看似一句平实的话语，却道出了苏轼与西湖深厚而绵长的情缘。此话为今人所熟知，可能源自于惠州西湖苏公祠内有联云：“北客几人谪南粤，东坡到处有西湖。”此联乃为清光绪二十年（1894）博罗知县陈志喆题西湖红棉水榭的集句联^①。无独有偶，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巨子”的清末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宣统二年（1910）秋，曾自罗浮至惠州，泛游西湖，有诗云：“东坡到处有西湖，老尚湖堤遣姓苏。不是湖光胜杭颖，那教留冢葬名姝。”（《西湖吊朝云墓》其一）^②丘诗一往

① 据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卷十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78页。又卷九录明崇祯年间人翁鸿业：《西湖歌·次张西园韵》诗，首二句云：“坡公到处是西湖，水石身名共一图。”第328页。另清·杜贵墀：《桐华阁文集六》之《寄谢偶樵书》，曰：“昨岁蒞田返自济南，为言大明湖之游，此湖亦号西湖。贵墀因有‘东坡游历漫西湖’之句，盖至今犹忻慕之。而竟陵城夹两湖，其为陆鸿渐之故居，则西湖也。”

② 清·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卷十三庚戌、辛亥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页。

情深地颂扬惠州西湖湖光山色胜于杭州西湖，这话未免有点儿夸张，却也深切地表达了爱国诗人丘逢甲对于苏轼一生寄情山水的襟抱，且倾尽残年余力开创湖山胜景的不朽业绩的礼赞。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在严州任教三年，1929年作诗《严州西湖看桃花作歌，兼答彝翁讯近状》，其中有云：“自惭行迹似东坡，到处随身有西子。”^① 陈的集联与丘诗、夏诗表明，从清末到民国，“东坡到处有西湖”仍广为流传，并逐渐成为世人的共识。其实，早在北宋元祐年间秦少章便发此语。可供稽考的现存最早资料为北宋末年人阮阅的《诗话总龟》，其前集卷二十九云：

杭有西湖，而颍亦有西湖，皆为游赏之胜。而东坡连守二州。其初得颍也，有颍人在座云：“内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盖言其讼简也。秦觏少章因作一绝以献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已无。”后东坡到颍有《谢执政启》亦云：“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州，辄为西湖之长。”^②

秦少章名觏，秦少游之弟，据苏轼《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少游之弟少章，复从吾游，不及期年，而论议日新，若将施于用者”^③，亦苏轼门人，故诗中称苏轼“我公”。此则亦收录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一，文字几无出入，且标明引自《王直方诗话》。^④ 王直方与秦觏有交往。秦觏曾和王直方《夜坐》

① 夏承焘：《夏承焘集》，第5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② 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周本淳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③ 宋·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四，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80页。

④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廖德明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页。

绝句，又有《赠王直方》诗。由此推断，两书援引《王直方诗话》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元祐时期，苏轼再次陷入党争，遭到来自洛党以及新党的政治攻击，于是上章再三请求外调，以脱离京城这是非之地。元祐四年三月获准出知杭州，六年三月被召还京。到京后，仍上章乞郡，又于元祐六年八月出知颍州。这即是文中所说的“东坡连守二州”。碰巧的是，“杭有西湖，而颍亦有西湖，皆为游赏之胜”。有感于苏轼不幸中的有幸，从政治斗争的倾轧中，脱身避退，超然局外，得以享有皈依自然山水的闲情逸趣，秦少章作诗以呈坡公，描画出了苏轼无论经历怎样的仕途坎坷，始终不改潇洒旷达、随遇而安的风采气度。而在后人看来，秦少章基于对苏轼人生遭际、性情志趣的深刻理解，说出“我公所至有西湖”，也未尝不是一种预感，预言苏轼从此一辈子结下了难解的山水情。秦诗又见于南宋人的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西湖长”条：

东坡守杭守颍，皆有西湖，故《颍川谢表》云：“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州，辄为西湖之长。”秦少章诗云：“十里熏风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已无。”后谪惠州，亦有西湖。杨诚斋诗云：“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汝颍及罗浮。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①

罗大经将杨万里《惠州丰湖亦名西湖》（其二）一诗与苏轼《颍州到任谢执政启》、秦少章诗一并收录，联系起来以说明苏轼号“西湖长”的缘故，也表明了苏轼因绍圣元年被贬惠州，惠州

^①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王瑞来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页。《诗话总龟》与《苕溪渔隐丛话》所载秦观《呈坡公诗》，首句皆作“十里荷花菡萏初”，“菡萏”乃荷花的别称，诗家最忌“犯复”，《鹤林玉露》所录作“十里熏风菡萏初”为佳。

也有西湖，从而将西湖缘从杭、颖二州延伸到了惠州，形成了苏轼西湖情结的链条。

综上所述，“东坡到处有西湖”说法的由来，应追溯到北宋苏门文人秦少章，秦觏发其端，后经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的大力阐扬，得以广泛传播，遂成共知共识。

二、何谓东坡西湖缘

在历代众多的文人雅士中，寄情山水者多矣，为何唯独“东坡到处有西湖”，且与西湖结下了难解的深情厚缘。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偶然中也包含着某种必然。

苏轼足迹所到之处多有西湖。嘉祐五年春，苏轼由湖北江陵赴汴京途中经许州，游西湖，写下了长篇五言古诗《许州西湖》；熙宁四年、元祐四年两次服官杭州，歌咏并治理杭州西湖；熙宁四年苏轼赴杭州通判任，绕道颍州拜望欧阳修，陪欧公宴饮于颍州西湖，又于元祐六年出知颍州，上书请求朝廷协助颍州治理西湖；绍圣元年，贬谪惠州，品题惠州西湖，且助筑堤桥，尔后将其爱妾朝云安葬于此；绍圣四年，苏轼再贬儋州，弟苏辙亦贬雷州，相与宴游于罗湖，后人遂易名为“西湖”。综观苏轼漂泊不定的人生踪迹，往往有西湖相伴相行。不仅后人惊异于苏轼与西湖处处相遇的天缘巧合，即便是苏轼本人恐怕也认为是一种偶然吧！这偶然是否隐藏着人生轨迹的某种必然呢？

元祐四年苏轼出知杭州，七月到任未久作《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①与友人相逢，已是白发相对，恍如梦中；重游西湖，醉饮赏雨，不由想起十五年前“白雨跳珠乱入船”（《六

^① 宋·苏轼：《苏轼诗集》，卷三十一，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47页。

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的情景。相逢是故人,也是旧地重游,皆视为偶然,相逢又曰“到处”,就上升到人生本聚散无定的一般认知。其实,他初入仕途就曾有过对人生旅途的思考和喟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澠池怀旧》);及至进入中年时期,对人生的感慨更为深长,“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此诗既有久别重逢的惊喜,也透露出对人生命运难以把握的怅惘。若要探寻人生的偶然中的必然,可能受佛道思想的影响,苏轼似乎也只好归于前生注定,上天的安排。苏轼一生曾两次任官杭州,先后共居五年,有超出前人的善政业绩,赢得了杭州人民的爱戴,他对杭州和西湖也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离开杭州后,仍念念不忘,《杭州故人信至齐安》诗中说:“昨夜风月清,梦到西湖上。”^①在另一首《次韵杭人裴维甫》中又写道:“寄谢西湖归风月,故应时许梦中游。”^②他将与杭州西湖今世的不解之缘看作前生早已结下的,《答陈师仲主簿书》云:“轼于钱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见念。轼亦一岁,率尝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在杭州尝游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故诗中尝有‘前生已到’之语。”^③“前生已到”之语即《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过旧游》:“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④为什么西湖到处都好像是旧游之地呢?这是凭着前生旧游的记忆,故依稀可寻。后人也说:“子瞻两任杭州,似有宿缘。”^⑤苏轼自杭州移知颍州,到任后作《谢执政启》有云:“出典二州,辄为西湖之长。皆缘天幸,岂复人谋。”所谓“人谋”,指接连上章请

① 《苏轼诗集》,卷二十一,第1091页。

② 《苏轼诗集》,卷二十四,第1256页。

③ 《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第1428—1429页。

④ 《苏轼诗集》,卷十三,第652页。

⑤ 明·田汝成辑:《才情雅志》,第十卷,《西湖游览志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7页。

求外任，“天幸”则指“出典二州，辄为西湖之长”，天人相感，苏轼的诚心与执着感动了上天，让其有幸连镇二州，皆有西湖景观。苏轼远谪岭南，又与惠州西湖相遇，则非复人谋，只缘天幸了。南宋诗人刘克庄曾这样写道：“岷峨一老古来少，杭颖二湖天下无。帝恐先生晚牢落，南迁犹得管丰湖。”（《丰湖三首》其一）^① 此诗寄寓了对苏轼晚年遭遇的深切同情与感慨。作为蜀地山川孕育的奇才伟士，“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再遭到排挤与贬谪，所幸上天垂怜，唯恐他老来寥落、孤寂，仍赐西湖相伴。诗人将惠州西湖与杭颖二湖联结在一起，且归结于上天的眷顾与照抚。

“东坡到处有西湖”，在苏轼这一特殊的个体上发生了，真是机缘巧合。苏轼处处与西湖相遇，多次偶然发生，又隐含着某种必然，是前世的命中注定，抑或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然归之于宿缘，抑或归之于天幸，皆陷入不可知论，使苏轼与西湖的关系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从客观理性的视角做审视，我们难以完全认同这种宿命论或天人观的简单解释。故此，“东坡到处有西湖”这一偶然现象，需要进一步探究它产生的必然性因素，究竟是什么因导致这一果。若要做出合乎理性的科学解释，则必须将这一文化现象置于苏轼所生存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结合其人生际遇及其个性志趣加以综合考察与分析。

苏轼处处与西湖相遇，结下了不解之缘，既有生活的偶然，又有人生命运发展轨迹的必然。这一必然包含着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固有的地域环境，不少地方皆有湖泊，且以西湖命名；一是苏轼流寓不定的生存状态，加之一生喜游山水，足迹几乎遍及天下的山水名胜。这二者的契合，造就了苏轼与西湖难解难分的情缘。

^① 傅璇琮：《全宋诗》，第58册·卷三四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02页。